

张光年文集

第五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张光年文集

第五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作者像

刘^子一方面尊重自己，一方面向师傅，道世不就，即
解^了了^了明^了明^了，无^了于^了休^了明^了之^了世^了。及^了是^了依^了于^了道^了理^了。
原^了来^了，不^了过^了，^道说^了，他^了形^了成^了了^了激^了进^了，^道《^道潜^了时^了》^道等^了篇^了中^了，
对^了本^了正^了一^了次^了环^了力^了求^了采^了取^了达^了观^了的^了，^道积^了提^了的^了意^了度^了，他^了列^了开^了不^了泰^了，
张^了仪^了，范^了胜^了，明^了楚^了了^了人^了“^道因^了衰^了而^了发^了达^了，^道象^了院^了而^了量^了消^了”^了的^了子^了
例^了，^道明^了“^道乌^了激^了，^道则^了能^了前^了王^了之^了际^了，^道失^了惊^了，^道则^了能^了骑^了而^了官^了之^了
履^了”，勉^了勉^了自^了己^了，“^道以^了阴^了而^了阳^了，^道后^了为^了美^了，^道以^了难^了而^了奇^了，
所^了以^了必^了贵^了。”（见^了同^了书^了287、288页）他^了严^了格^了地^了是^了求^了自^了己^了，
“^道再^了丁^了唐^了，而^了不^了可^了有^了其^了色^了，^道前^了可^了墙^了，而^了不^了久^了其^了腐^了，^道不^了可^了破^了，
而^了不^了可^了改^了其^了角^了，^道金^了可^了销^了，而^了不^了可^了易^了其^了刚^了烈^了”（同^了书^了288页）
这^了是^了自^了勉^了励^了人^了的^了思^了想^了，也^了是^了这^了心^了胸^了无^了愧^了的^了心^了态^了，
《^道潜^了时^了》^道《^道序^了》^道等^了篇^了中^了，也^了已^了露^了出^了瑞^了说^了。这^了是^了危^了矣^了，可^了
与^了这^了以^了来^了乾^了周^了思^了想^了，未^了未^了，未^了出^了以^了知^了识^了分^了子^了的^了批^了评^了情^了况^了，
直^了到^了今^了天^了，对^了于^了他^了的^了批^了评^了是^了非^了人^了才^了，因^了为^了时^了的^了时^了对^了自^了
己^了，我^了看^了都^了是^了满^了了^了的^了恭^了维^了心^了。

钱玄白《刘子》一书，并未有多少发表我。除了这部
 是前重刊指目且，人心胆气，^引精神光明如~~日~~如~~日~~如~~日~~，
 可以居而不改，以~~日~~，这个文字为学也。钱玄白所云，
 林玄钱，陆风玄白之心草的举动，^志因~~因~~一纸是人心学也。
 钱玄白和玄白，玄白《刘子》一书是值得一读的。就玄

古典文学研究卷引言

我的文集第五卷即将编就付印。我谨此写个短篇引言。

这本文集主要部分，包括我的《骈体语译〈文心雕龙〉》，以及八十年代前期以来关于《文心雕龙》、《刘子》、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活动，我和王元化同志、林其铤同志等有关这些问题的通信。《骈体语译〈文心雕龙〉》，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新近（今年3月）出书的。蒙该社同意将书中语译和译后记收入我的文集，我谨表诚挚的谢意。这本书在校订出版过程中，得到友人元化同志的热诚关注；本届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张少康同志，副会长蔡钟翔、林其铤、缪俊杰、刘文忠同志的细心校阅；上海书店责任编辑俞子林同志为此书的编辑校订花费了大量心血，都是对我的友好促进和宝贵帮助。

本卷收入的《光未然传略》、《光未然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》、《光未然著作系年》等，是从北师大文学系教师刘可兴同志编辑的《光未然研究资料》一书移来的。该书出版于1992年12月。这以后八年的资料，是由我现在的助手石琳琳同志补写的。她们二位先后都花费了不少心力。特别是收入这部文集的全国解放前的诗、文、剧本等，大部分是刘可兴同志帮助收辑的。正如1992年4月我写给可兴同志一封信中所说：“全国解放前，即整个青年时代，我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有关个人生活与写作的书面材料，留存下来的很少。……全靠你在那两

年中间，从各大图书馆的旧杂志堆、旧报纸堆、旧资料胶卷中勘探、抄录、复印、考订和编纂，花费了多少宝贵精力！这些，是我长记不忘的。”

我还要郑重致谢的，是我的文友谢永旺同志、何镇邦同志和诗友孙毓霜同志立意编辑这部五卷本文集，在石琳琳同志协助下，由他们三位主持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。他们商定了出版计划，洽定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并由孙毓霜同志主持的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资助出版事宜；告诉我说，这是出于祝贺今年深秋我的“米寿”（八十八岁生日）的美意，也为的便于我总结大半个世纪的文艺生涯。这使我欣慰感惭之情难以言表。文集五卷，字数不少，这要花费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们的大量心力，我也很感谢。我现在身体不算很好，身上有点不大不小的毛病，得到医护同志的悉心照料。精力尚可，每天上午还能执笔写点东西。我还有两部书的计划，希望在今后几年中完成。我参加革命七十余年，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，受到师友同志们的救助和援助，受到读者大众的宝贵支持。而我能用以报答党、报答人民、报答师友同志们的，实是太少了！我渴望能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在文友们的支持下，今后能再做出点微薄的贡献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。

2001年4月8日北京

目 录

古典文学研究卷引言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骈体语译《文心雕龙》	1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关于古代文论	105
--------------	-----

研究古代文论为现代服务	10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刘子集校》值得一读	114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优秀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	12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粤海日记摘抄	
--------	--

——记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汕头大学开幕	12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通信	131
----------	-----

张光年致王元化(二十四封)	133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附)王元化致张光年(四封)	166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张光年致林其铨、陈凤金(五封)	17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附)林其铨、陈凤金致张光年(四封)	18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光未然研究资料》跋	
------------	--

——写给编者刘可兴同志的一封信	18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补遗

《离骚》今译	193
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九章》今译	214
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九歌》今译	247
怀念秋耘	261

附录

光未然传略	267
光未然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	276
光未然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续编	314
光未然著作系年	333
光未然著作系年补遗	388
光未然著作系年续编	390
光未然著作书目	398
光未然著作书目续编	418
编者后记	426

骈体语译《文心雕龙》

谨以此书献给新世纪的文学青年

我架起一座龙纹桥，
通向他中古的文心。
他的文心寄托深远啊，
寄与龙飞凤舞的后来人。

张 光 年

2000，7，7 于北京

四十年的心愿

——骈体语译《文心雕龙》序言

一 为了普及刘彦和的《文心雕龙》

我怀着诚挚的心情，怀着为《文心雕龙》做点普及工作的愿望，将自己的这本语体译作献给新世纪的文学青年，提供他们增进文学知识、从事文学写作的参考。

《文心雕龙》产生于公元六世纪初，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，是我国文化史上永放光芒的经典之作。鲁迅先生曾将它和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《诗学》相提并论。著作者刘勰（字彦和）是我国中古时期学识渊博、识见高远的文学大师。他的思想光芒，照耀了此后历代文坛。他的这本文论巨著，在新中国文学界受到重视。文心雕龙学（文心学）如今已成为国际性的一门显学。它不仅帮助我们洞察古代文学的演变，它提出的一系列文学原理和关于我国文化史的真知灼见，有不少地方，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还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我在年轻时候爱读这部名著。借助于范文澜的《文心雕龙注》及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，大致读懂了。其中若干篇美文，那时乐于背诵。此后在革命工作中行踪飘泊无定，此调不弹久矣！直到全国解放后，我在书店购得《范注》线装本和平装本。

披阅在手，如逢早年师友。1961年春，我主持《文艺报》编务时，曾向作协刊物编辑部同仁及人民大学文学系青年同志讲授几篇《文心雕龙》。当时还没有语体文的注释本。为避免一些古典词语临时解读的麻烦，我抽空将第一批要讲的《神思》《体性》《风骨》《通变》《定势》《情采》六篇用语体文翻译出来，讲授时分发大家参阅。人家是那么漂亮的骈体古文，我用语体骈文翻译出来，力求（不能完全做到）上下句对偶相称，平仄协调。还力求（不能完全做到）一句古文译成一句语体文，不失原意。这个译法，对我是个考验。文友们认为考验及格，我感到愉快。以后在八十年代后期、九十年代两度补译出其他二十几篇，也就沿用了这个译法。

1961年5月译讲《文心雕龙》，至今想起来引为快事。可是事隔不久（1962年夏天吧），晴天霹雳，从北戴河传来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”的指令。我们哪还有心思讲《文心雕龙》？讲了又有谁来听？直到十年浩劫后，直到1983年，由于牟世金同志的倡议奔走，在青岛开成了文心雕龙研讨会，正式成立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，大大促进了这一文学经典的研习活动。会前文友黄秋耘同志从广州寄来一份1961年5月《文艺报》编辑部印发的载有我的《文心雕龙》上述六篇译稿的《业务学习资料》。信上戏说：经过十年动乱，这可能是他保留下来的“海内孤本”了。我在青岛以此就教于王元化、徐中玉同志。他俩力促在上海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上发表出来，公诸同好。编者催稿，我无暇校改；且学业久疏，也无力校改；只好请元化同志加上几句跋语，就这样发表了。

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及其学术活动日趋活跃（它还召开过几次国际性的研讨会），屡屡提醒我向会友们学习，早日重

理旧业，做好自己的翻译工作。也有些作家朋友和文学青年，看到我1961年的译文，敦劝我早日动笔，完成自己的心愿，也对他们学《文心》一书有所帮助（他们戏说读原文好像“读天书”）。我的这项心愿，只有在新近一场胸外科手术康复之后，才得加紧工作，达到目的，也算不幸中之幸事。今年春节以前，我遵医嘱不多用脑。今年3、4两月，病体康复了，才下决心加紧工作，将1961年六篇旧稿，1991年11、12月补译出的、1995年1月校阅过的二十余篇，都重新校阅一过，补上一个《章句篇》，弄完了这个选本的三十篇译文。

二 这个语译本的编辑体例

《文心雕龙》全书共五十篇。我的译文，只选取了可供当代文学爱好者研习、对他们从事创作与评论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的三十篇；其中不少篇章，也大有助于青年一代增进文学知识、提高文学素养。概括说来，在全书开头纲领性的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《正纬》《辨骚》五篇中，略去了《正纬篇》（纬书是汉人妄称配合经书的伪作。刘勰撰此篇郑重辨正之；同时认为其中有些美好文辞可资参酌）。以下属于文体论（分论当时流行的各种文体作法）的二十篇中，只译出《明诗》《诠赋》《诸子》《论说》四篇，而略去了《乐府》（重点在音律而不在歌词）《颂赞》《祝盟》《铭箴》《诔碑》等十六篇（这些对今天用处不大）。这以后，自《神思》《体性》《风骨》以下属于创作论、批评论直至最后的《知音》《程器》《序志》共二十五篇，都是我十分赞佩、认为内容非常重要或文字非常美好的，绝大部分认真译出了；只略去《声律》《练字》《指瑕》三篇。

本书编辑的时候，没有严格按照原书篇目先后序列，而是分为第一、二两编，突出创作论，将《神思》以下涉及创作问题的十五篇列入第一编；而将原书开宗明义的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等篇以及文体论、批评论以至总序《序志》的十五篇列入第二编。我的书是献给文学青年的。我怕青年读者一翻到卷首《征圣》《宗经》等等，就皱起眉头，不想看也不想买这本很有意思的书了。而将《神思》《风骨》等篇移在卷首，很可能发生较好的效果，吸引读者接连读下去。

三 刘氏尊孔与孔孟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

我还是希望读者耐心研习一下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诸篇。一来它们重在谈文学，谈的是道之文，圣之文，经之文。读者可从中吸取一些文学知识。二来这时候的儒学，特别是刘勰的儒学，已不是汉朝保守的儒学，而是从那时儒、释、道、玄融汇交流中的佛、老之学吸取了有益的东西。我国南北朝时期，战火频仍，人民生活颠沛流离。佛家道家看破红尘，与群众中的悲观厌世情绪相适应。佛学道学是“出世”的。而儒学，特别是刘勰的儒学，是“入世”的，进取的，以济世救民为职志的。我们不可将它与陷入封闭保守中的儒学混为一谈。三来，更重要的是，刘勰十分尊崇的孔子和孔孟之道，在春秋战国我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交替时期，是为新兴的封建制奠定了思想基础；孔孟及其门徒到处奔走呼号，力求实现他们为封建社会开辟道路的政治主张。可是，在当时，在全中国大地上，即令是在秦、齐、楚这样封建君主得势的国家，原来的奴隶制基础还很强大。所以孔孟和他们的得意门生都未得重用；一切反奴隶制的忠臣志士和思想活跃的诸

子都未能得志或不得善终。总的来说，孔孟思想在先秦时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，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。我的这个看法，此刻来不及申论。我还要说，针对南朝齐梁时期国势阽危，人民困苦，士大夫消极遁世，沉溺于玄学清谈的状况，刘勰在自己著作中坚持尊孔宗经，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。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当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。

在文学创作思想上，《文心雕龙》也有其特有的局限性。他完全忽视了人物描写。固然这方面的作品当时极少，但他在《史传篇》论及司马迁《史记》时，只谈到该书著述体例及其缺点，而对大文豪司马迁在《史记·列传》中不少历史人物简明生动的妙笔传神，未见一语提及。他评论晋代诗文时，忘了或是故意忽略了陶渊明。这是我迄今难以理解的。

四 关于《译后记》及其他

这个选译本三十篇，接受友人建议，每篇加上个《译后记》，于篇中要旨、可资读者参考处略作说明；或加几句临笔时的随感。这些都是在今年4月间写出的。我本无意借古喻今，可是刘彦和指斥的齐梁时期文风败坏的某些现象，在一千五百年后的文学“新潮”中，有时也变着花样闹哄哄地出现了。它阻碍了文学与群众的联系，败坏着新中国文学的名声。临笔时免不了提醒几句。精力有限，能少说就少说几句，希望引来有心人的好意补充。我一再说过，我的学业久疏，难免讲了外行话，或在理解与阐发处有这样那样的错误。热望专家们读者们不吝赐教，帮我一手，以便在本书再版时得以纠正。

我这次校订译稿、撰写《译后记》时，每就教于友人王元化

的《文心雕龙讲疏》。《文心》原著引用古语古典多，恕我没能阅读原文后一一加注。青年读者如有兴趣研习原著，我愿介绍陆侃如、牟世金的《文心雕龙译注》（上下册，齐鲁书社本）及周振甫的《文心雕龙今译》（中华书局本）。以上二书，都有《文心》原著五十篇全文，有详明的注释和译解。我这两个月的工作，遇到疑问就求教于手边的以上诸书。我对诸书的著述、注释、译解者谨表衷心的感谢。（我收藏的有关《文心》的书刊当然不止这些，可惜房屋装修时移在别处珍藏着，只好留待今后领略求教了。）

我的这部语译稿即将脱手了，我的四十年的愿望即将实现了，这对于一个“将进酒”（戏用这个汉代铙歌名与“将近九十”谐音）的老人，是值得欣慰的。可是，译事三难：信（准确）、达（流畅）、雅（美好）。我能够勉强通过这三关吗？我听说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意大利等国已经有了《文心雕龙》译本和译文。我在从事中文语体译作时候，不时想到那些热情的日、韩、美、欧学者们；他们在译述这部名著时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！今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，《文心雕龙》更会受到举世学术界文学界注目，普及的范围越来越广。但愿我的译作能给各国学者、译者或多或少的帮助。那就是我进一步的心愿了。

2000，5，9 于北京

五 有幸得到专家们文友们的帮助

本月15日，我有幸邀来本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张少康、副会长蔡钟翔、缪俊杰、刘文忠同志及上届《文艺报》主编谢永旺同志一起漫谈。我向他们各位陈述了编译这本《文心》普